

贵州明清作家论丛

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



责任编辑 彭鹤松
封面设计 黄小祥

254
贵州明清作家论丛

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2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200

书号: 10115·607 定价: 1.40元

目 录

明代贵州诗人王训·····	李子和(1)
读邱禾实的山水诗文·····	张亚新(10)
孙应鳌诗歌创作刍议·····	张亚新(18)
谢三秀和他的诗·····	石延寿(32)
潘润民其人其诗·····	张亚新(45)
画家手眼, 诗人肝肠·····	陈训明(54)
——试论杨龙友诗文的艺术特点	
杨龙友诗歌的爱国思想初探·····	全建华(69)
论吴中蕃的诗歌·····	李子和(83)
罗兆璉诗歌概说·····	张亚新(98)
周渔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·····	黄邦君(110)
陈钟祥《香草词》论略·····	张亚新(129)
浅论黎兆勋的词·····	黄万机(142)
郑珍的诗论及诗歌创作·····	黄万机(157)
莫友芝和他的诗文·····	刘之侠 熊易农(188)
黄彭年诗歌试析·····	黄万机(215)
试论黎庶昌散文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	黄万机(231)
姚茫父《曲海一勺》漫评·····	陈训明(245)
后 记·····	(254)

明代贵州诗人王训

李子和

王训，字继善，号寓庵，是明代早期贵州的一位杰出的诗人。

王训诗文原来是不不少的，后来由于兵燹频仍，尽皆散佚。因此，对他的诗文全貌及其成就，已不能作出比较完备和充分的论述。现在只能从一些有关的文献和志乘中，搜寻出王训的七律十首，文两篇，颂一篇而已。本文拟就志乘中有关王训的记载和这极少的诗文，作一简略评介。

明（弘治）《贵州图经新志》、《贵州通志》、《贵阳府志》、《黔记》及《黔诗纪略》等都有关于王训的记载，可以略知其人：

一、关于王训的籍贯。王训是贵阳人，但他的祖籍是河北昌黎。清莫友芝《黔诗纪略》说王训是“贵州卫人”，未说明王训的祖籍。《贵州通志》和《贵阳府志》均作“贵州宣慰司人”。盖当时卫人附于宣慰司学。司地在清代隶贵阳府，卫地隶贵筑县；司、卫都属今天贵阳的范围。只有明（弘治）

《贵州图经新志》（以下简称《图经》）载有王训小传说：“王训，字继善，昌黎人，号寓庵”，在《图经》儒学目的记上也作“训导昌黎王训”。《图经》是我省最早的一部地方志（另一部《贵州宣慰司志》已佚），编订和刊行的时间距今有四百七十多年（在公元1506年前），故其记载是最接近王训生活年

代的了。所以，王训的祖籍应是直隶昌黎。但，是王训祖上哪一代或是王训幼年才到贵州，则不可考。由王训十八岁上保边策和他在贵州应试的情况来看，王训自幼在贵州并籍隶贵州，则是无疑的。《黔诗纪略》、《贵州通志》、《贵阳府志》、《黔记》等书作者，或许有的未见《图经》（《贵州通志》就认为莫友芝未见《图经》），有的忽略了王训祖籍事，故不及之。

二、王训的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，生平经历则记载寡简。他十八岁曾上策给宣宗朱瞻基，中宣德十年（公元1435年）云南乡试举人。英宗正统初，当过训导。正统十三年（公元1448年）在王骥幕府中，十四年在侯璉幕府中，皆佐赞军事，旋升为本卫教授。晚年得封武略将军。后在贵阳城北之白崖山，隐居读书，赋诗作文。卒年八十。王训官职是很卑小的。他中年潦倒落魄，后来也没有什么官职上的升迁。晚年虽因子得封（其子的字名、行迹亦不可考），也仅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。他生活年代大致是明成祖永乐中到明孝宗弘治初，即生年大约是公元1409年至1418年，卒年大约是公元1488年至1497年，主要活动时期在明宣宗、英宗和代宗三朝。

三、王训不仅有才情，而且知兵有权略。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。《贵阳府志》说他躯干雄伟，孔武有力，性慷慨，诗文雄伟有气骨。贵州明代以来，著作见于史者，别集（即诗文集）始于王训。《图经》说王训：“有《寓庵文集》三十卷并《孙子注解》传于世”，可见当时其著作的流行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和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载其《寓庵文集》三十卷之目。

四、莫友芝说王训“教法严整”，“开草昧之功不能不首推教授。”王训一生只当过训导和教授的卑微学官，能得到莫氏这样的赞誉，确实说明王训在文教方面，起过较大作用和有相当的影响。

明代初、中期，全国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但当时位于大陆腹地的贵州，尚未有如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繁荣的工商业，经济还较落后，仍保持着浓厚的封建保守性与局限性。文化教育方面亦复如此。但是，自“改土归流”以来，由于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，经济和文化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莫与俦云：“当永乐置省，才有三学。洪熙元年（公元1425年）令贵州儒生就试湖广，宣德四年又令附云南乡试，定贵州贡士额一人。至嘉靖十六年（公元1537年）贵州已增建二十余学，遂与云南分闱，贵州解额二十五人。其后，学增至三十余，贡士增至四十人。会试成进士者，科亦四、五人。而至宣、正以来，名臣如张孟弼、黄用章；名儒如孙淮海、李同野，敢谏如詹秀实、陈见羲；忠贞如申天锡、何云从；循吏如易天爵、陆兑峰；文学如谢君采、吴滋大，诸老先生联袂而起……较之初，省亦可谓极盛也已。”（《黔诗纪略》卷一）由此可以看到，王训以后，贵州的人才相继涌现，文化亦逐渐趋向繁荣。

《黔诗纪略》收录了明代贵州诗人二百余人的诗作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所录明初、中叶的名家不很多。《黔南丛书》第三集所收的明人诗集，只谢三秀（君采）的《雪鸿堂诗搜逸》及吴中蕃（滋大）的《敝帚集》两种。加上有专集行世的孙应鳌、潘润民、杨文驄等，不过一二十家。莫友芝谓王训是贵州“开草昧之功”的第一人，但后来清陈田的《黔

《诗纪略补》还搜集了一个明洪武时代诗人唐贞、一个明永乐时代诗人刘宏的诗作。王训在贵州明代诗人中，按出现的时间看，位居第三。但我以为王训应是当时最早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，那两位洪武、永乐诗人远远比不上他。虽然他的诗文后来尽佚，已无法尽知具体情况。不过从《明史·艺文志》和《千顷堂书目》载其文集三十卷之目，可以想见当时他在贵州诗坛上的地位。即使在他归隐白崖山之后，仍与一些诗人不时过从，相互酬唱。当时的诗人对他是很推崇的。著有《蝉噪集》的贵州诗人徐节曾赠诗王训云：

先生嘉遁距尘寰，何幸乘闲一蹶攀；
云影天光池水碧，竹溪松径藓痕斑。
敲诗剩得趣中趣，纵目望穷山外山；
试问幽栖是何处，阿衡莘野吕公磻。

此诗颈联两句蕴含赞许王训有诗才和有远大目光的意思。末句把王训比作伊尹和姜尚，对王训推崇备至。另外一位诗人江藻也曾赠诗王训云：

满抱经纶隐此山，就中佳致足盘桓；
笈笈束帛终当聘，未许幽栖老谢安。

把王训比做有治世之才、由隐居而东山再起的谢安。这些都可见王训在当时的影响。还应该指出，王训在贵州做过不少有益于文化发展的工作。他曾为修学校出力，《图经》曾说：

“……训导昌黎王训各以貲力来助……”。他又与当时的按察副使李睿建讲堂，还与李睿一起为文庙制铜爵一百八十个。同时他为不少风景名胜地或有关文化的地方，如东庵、嘉瓜亭、忠烈庙、无边风月楼、朝阳洞等作记或题诗。这些都是为发展贵州文教所作的贡献。《图经》说：“成化以兴，足以绵

蕞后来，薈龟多士。先是郡学制度草创，训与副使李睿极力营建，与中州等。”莫友芝也谓：“黔人著述见于史者，别集始于教授（按：指王训），经说始于天爵（按：指易贵），允推明代文教之鼻祖，其开创之功，不在道真（尹珍字）、长通（盛览字）下”。这种说法，确非虚语。

现存王训的十首诗中，有四首是题咏贵阳风物的，一首是赠友人归隐的，五首是逆旅抒怀的。自然，这十首诗作或为王训诗的一小部分，未必即其精要，但诗人的艺术造诣及其诗的风格、意境，亦可略见一斑。

题咏贵阳风物的四首诗：《朝阳洞》、《真趣亭》、《无边风月楼》和《南庵》，诗人以劲健的笔触，写出了贵阳这四个名胜的优美景色。朝阳洞“在治城东北六十里，废谷麓长官司侧，其中可容数百人，悬崖滴乳，千态万状，极其巧怪，间有青绿傅于崖石，殊为奇绝，游观者多品题焉。”（《图经·山川》卷一）可见这一游赏胜处，当时游人之众。贵州是岩溶地形发育得很好的地区之一，溶洞的深邃和景色的幽美，在全国亦不多见。诗的首联两句：“朝阳仙洞若蓬莱，万朵芙蓉顶上开。”一起就很突兀陡峭，描绘出朝阳洞的概貌。第一句以蓬莱仙境作比，第二句即点出洞内的景色，这是比兴同用：钟乳石在洞顶如艳开的千万朵芙蓉花。诗人抓住了朝阳洞的特点，以奇特的想象，使人如睹万花竞发的情景，如闻鲜花的馨香。颌联两句：“里面山窗通日月，外头云路隔尘埃。”是用从洞内又回到洞外的夸张手法，描绘出山洞位置的高峻，竟能与日月相通。洞外白云缭绕，环境幽静，真是“多少游人看不尽”的“仙洞”啊！《真趣亭》一诗的颈尾两联四句：“花雨有声喧贝叶，条风无力扫苍苔；禅心净似方池

水，夜月光中绝点埃。”是大有道心玄悟的表现，对于亭的周围景物和清幽气氛，烘染得十分逼真。花雨缤纷，仿佛簌簌有声，似诵贝叶真经，是“通感”的手法；清风徐徐，吹动嫩柔的枝条，轻抚着碧苔，是动中显静的景象。在皎洁的月华里，池水清澈如镜，无论形象，无论色彩都鲜明如画。真趣亭在当时贵阳永祥寺的后园；另一景胜无边风月楼在贵阳城北八里，文士宋听修建（均见《图经》）。《无边风月楼》一首，颌联两句云：“入帘剪剪春三月，到枕娟娟夜半天。”极具晚唐风韵，真是水流云在，月到风来，不仅工整而且极有情致。《南庵》一首，中间两联将南庵的位置特点写出，把清幽的环境呈现无余：“山腰倒接城边路，水口斜通阁外桥。深院落花无客扫，空门掩日有谁敲？”“倒接”、“斜通”用得极妙，渲染几笔，境地自呈。南庵在贵阳城南，《图经》云：“在治城南门外霁虹桥之东，旧名南庵（按：后改名圣寿寺）。前俯清潭，后负崇冈，群峰列嶽，左右环绕，草木竹石，杂置错陈。论者谓郡中诸寺，据高阜之胜者，莫如永祥（寺），而得山水之胜者，莫如此焉。”刘子元《武侯祠记》云：“南庵故有祠祀侯，前挹郡城，下瞰渔矶，烟水飘渺。余姚王文成公守仁（即王阳明），有南庵次韵二首律诗，今《省志》题作《武侯祠》，知祠址旧在庵中也。霁虹桥在城南跨南明河……”诗人王训笔下，这里确是“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”的萧疏意境。

《送陈昌归隐东山》一诗，是赠友人陈昌的。陈昌，贵阳人，正统九年（公元1444年）举人，官知县。东山距城二里，甚幽峭。此诗颌联云：“公卿不入新来梦，父老犹思旧任官。”褒扬陈昌为官清正，不慕荣华。颈联两句则写陈昌归隐

后的安闲自得：“鞭犊试耕云半亩，闻鸡常卧日三竿。”最后两句：“不应海内思霖雨，却使苍生望谢安。”是用谢安作比，称赞陈昌颇有政声，同时还含有不尽同意陈昌归隐之意。也隐约透出他对民间疾苦的一点关心，对“公卿”的一些不满。这虽然比较隐晦，但也有迹可寻。

《程番客夜》五首，是旅程番途中之作。程番府在今惠水县，明成化十二年（公元1476年）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置；隆庆二年（公元1568年）六月移入布政司城，与宣慰司同治。这几首诗苍凉激切，雄郁顿挫，不平之气发于肺腑，是诗人中年以后所作。诗人自少即有大志，十八岁就上策论列国家大事，可见是很有一番远大抱负的，也是很有才干的。诗人想到青年时期，应举入幕，佐赞军事，运筹帷幄之中，但仕途多舛，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不得施展，以致中年潦倒。“暴客尚存愁逆旅，奸谀不死恨英雄，”诗人指出边廷虚功无实，奸谀弄权，只有使英雄气短而已。王训中举后，只当过训导、教授之类的小官，中间曾两度参赞军事，出谋划策，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，后来便隐居白崖山，此种境遇使素有大志的王训万分感慨。他深恨仕途坎坷：“亡羊路险豺当道，倦鹊巢寒雪满林。”既看到当道的达官贵人多是凶恶豺狼，又感到自己巢寒林芜的境况，真是愤懑万端。“重来顿觉蛮山险，老去方知世路偏”，不无世途艰险之感。“曾于丹徼提三尺，羞向青铜见二毛，”诗人回忆持剑从戎，何等抱负！而现在对着明镜，见到两鬓已斑，怎能没有英雄迟暮，一事无成之悲呢？诗人更感知音难索，因此发出“和得阳春徒自尔，更阑无处觅知音”的感喟。诗人怀才不遇，潦倒中年，但其豪气犹存。《客夜》第四首的颌联两句：“老树尽堪成大用，好

山不得在中原”，抱负十分明显。自己虽然老了，但是还可以大有用处，决不是一个庸才。而他人或以为天末无才，哪知天末人士正如雄峙的好山，这种好山生在边徼，在中原地区是不会有。这是何等自负，何等襟抱，何等气魄！真是老骥伏枥，仍怀驰骋之心，更有用世之志。贵州当时地处边陲，僻远荒凉，是为贬谪充军地，中土人士多不关注，且视为畏途。而王训此诗自有一种力争上游，藐视中原的气概，读之能令人奋袂兴起。莫友芝谓旧记称其诗文雄伟。的确，由此五首律诗看来，实非不虞之誉。其意气豪放，使人一唱三叹。王训诗雄郁苍凉的风格，由此可以略见一斑，也可见诗人高深的艺术造诣。清代学者和诗论家朱彝尊在《静志居诗话》里曾称许明代贵州诗人宋昂、宋昱兄弟，说二人“皆能诗……坝簾叠奏，风韵翩翩，试掩姓名诵之，‘以雅以南’，莫辨其出于‘任昧侏离’也”。目二宋之诗，是莫辨其出于“蛮夷”之地的诗歌。惜朱氏未见王训之诗，否则，我想他一定更会倾倒逾于二宋。就二宋诗与王诗作比较，王诗的雄浑之气，当在二宋之上。就现存的王诗论，与当时东南名家相较短长，亦可建旗鼓与相匹敌。

顺便提及王训的两篇记，一篇是《东坡月潭寺记》，这篇游记描绘了月潭寺的景色风貌，层次清楚，造句生动，气格紧健，与其诗境一脉相通。另一篇是《建东庵记》，文虽主要是记叙位于东山上的东庵的修建始末，但王训以饱含诗情画意的笔触，描绘出了这个诸山盘旋，丛林蓊郁，曲折清幽的风景区，确是贵阳难得的一个境界佳胜地。王训还有《嘉瓜颂》一篇，借嘉瓜来对皇帝“盛德”歌咏赞美，是应批判的溢美之章，此亦可见其思想的和时代的局限方面。

王训生平事迹之不详，所作诗文又散佚殆尽，确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。现所搜寻到的十首诗，确实不过一鳞半爪而已。由此亦使人深感妥善保存管理文物的重要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说，王训作为明代黔地早期有成就的诗人，是当之无愧的。而且可以说，他对当时贵州的教育与文化，都起过较大的推动作用。

读邱禾实的山水诗文

张 亚 新

鲁迅曾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中国文学史，研究起来，可真不容易。研究古的，恨材料太少，研究今的，材料又太多，所以到现在，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。”用这段话来说明贵州古代文学的研究状况，也是非常切合的。贵州由于开发、建制较晚，明以前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。明以后，文化教育开始发展，文人著述渐趋丰富。但由于统治者的忽视，也由于贵州地处偏僻，交通阻塞，文化、出版事业依然落后，因此一些文人著述未能刊行，部分虽然刊行，但流布不广，保存不善，后来散佚的不在少数。有关作家生平环境、创作道路、文学思想一类记载，就更加难于见到。这样，关于贵州古代作家的材料就实在很少，研究起来，殊非易事。

明代作家邱禾实便是这些“材料太少”的作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。邱禾实的文学创作本来较有成就，在明代可与孙应鳌、谢三秀、吴中蕃、杨龙友等大家媲美。民国《贵州通志·人物志》引《康熙通志》说他“才高学赡”，引《贵阳府志》说他“文章详雅，贵州有大政须记载者多出其手，郭子章修《黔记》及贵定建县、新添改马政禾实皆为之序记”。可是，邱禾实所著《循陔园文集》八卷、诗集四卷（均载《明史·艺文志》）以及《经筵进讲录》等著作都已遗佚，使我们

今天已不可能对他的整个创作面貌和文学成就作出评价。尚可庆幸的是，《黔诗纪略》卷十一还载有他两篇文和十四首诗。这些诗文大部分以贵州山水为题材，流露了作者热爱家乡风物的深厚感情。贵州虽然地处偏僻，而奇山秀水随处可见，很早就成了骚人墨客的吟咏对象。但有明一代，由于制度所限，贵州文人凡为官作宦均在外地，因此在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涉及贵州山川风物的并不太多，邱禾实的这部分作品值得重视。为了增进我们对于贵州山水的热爱之情，也为了对邱禾实的创作面貌和文学成就获得一个粗略的认识，对这部分山水诗文作一些探讨，想来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这些作品中，散文《游凭虚洞记》篇幅较长，艺术上也较有特色。凭虚洞原名母猪洞，在贵定城西十五里。《游凭虚洞记》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作者游览该洞的始末经过。作品开头，在对凭虚洞的发现作了简单交待后，作者从站在洞外观赏的角度对洞的大势作了直接、概括的描绘：

洞高数十仞，玲珑层复，宛然楼居。洞左有水自半山东下，势如建瓴，前与洞水合流为涧。觅水所自来不可得，盖此山为藤萝所封几千年矣。

寥寥数十字，把洞的高度、形状、洞左悬瀑的流势、去向以及整座山自古被藤萝所封的情状作了明白交待和生动描绘。“洞高数十仞”，洞之雄奇森罗自可想见。“玲珑层复，宛然楼居”，可见洞中有洞，洞上有洞，布局决不单调平板，使人一览无余。“势如建瓴”的飞瀑自半山东下，给清寂的山洞增添了无限生气和活力；而此山自古被藤萝所封，又给山洞增添了浓郁的神秘萧森气氛。作者“既诧其胜”，于是命僮仆芟夷丛莽，施之行火，火烬而得洞门。洞门“曲卷逶迤，宛若

天构，顾陡峻不可级”，于是作者又命僮仆两人一前一后攀藤附葛，自己则“以手若足属僮登焉”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进入山洞，看到了洞内景象：

洞广数丈，深倍之，前俯临涧，尚有藤萝封之，苍翠交映。其后为沉泉，深数尺，清可以鉴。泉后岩最穹窿，稍左有门，方丈，厥中黯如，余不能渡，泉亦不敢就视。

洞的宽度、深度及洞内前后景物情状，叙述详尽，方位清楚，层次明朗，形象真切，使人读后，历历如在目前，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描写能力。

前面说过，凭虚洞是“玲珑层复”、洞中有洞、洞上有洞的。刚才描写的这个洞位居下层，从这个洞“循岩而西，有滴处可级，可达上洞”。但悬岩绝壁，岌岌可危，“稍失足则堕泉中”。作者“畏甚，然不能舍”，于是又用老办法，让僮仆扶着拉着，“再登焉”。“登处有罅，下通者二，余不敢旁睨。第以目属僮，以足扞级，凡再喘息，得达”。作者小心翼翼之状可掬，既不敢旁睨，也不敢出声，对僮仆唯以目示意而已。通过对攀登时紧张形态的描绘，透露出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，而由此也有力地反衬出山势的陡峭险峻。这种紧张情绪也传染给了读者，使读者获得了身临其境的实感。不过，只有勇于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高度。作者在付出辛劳到达上洞后，果然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收获和感受：

余坐洞门纵观之，则悬岩缤纷，如伏龙，如蹲虎，如委佩，如流苏，不可状。乃前一罅直贯山顶，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，岩浆滴其首端，盖千百年来浆所结也。

洞上睨下，洞如百尺楼，睇涧水又似在重檐下。凤山前

峙，若相拱揖，而北风袭人，令人有凭虚御风之想，余因名洞曰凭虚，以更其陋。

这里叙述的是整个游览的高潮，读后真有无量风光在险峰之感。作者坐于洞门，各种奇异景色风涌云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纵观则悬岩缤纷，变态百端，不可名状。“如伏龙，如蹲虎，如委佩，如流苏”四句，刻画形象，贴切生动。伏龙、蹲虎喻其大者，委佩、流苏肖其小者，大小杂陈，姿态各异，相映成趣。仰视则直透山顶，见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，系千百年来岩浆所结，大自然之神奇与伟力，令人惊异。作者于此虽只平平叙出，但对读者心灵深处仍有不小的激荡与启迪。再从洞上下睨，见洞如百尺楼，涧水则又似在重檐之下，与前面“宛然楼居”的感觉后先照应。接着，作者写凤山前峙，北风袭人，悠然恫恍中仿佛进入了宋代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中所写的“浩浩乎！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飘飘乎！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”的境界，一时兴之所至，于是将母猪洞的旧名更改为凭虚洞。作者凭虚御风的奇特感受，进一步反衬了山川景色的神奇灵秀。

接下去还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：

方余登洞时，余弟嘉捷甚，凡先余上下者再，不恃僮，又数代僮掖余。余既下，则鼓余渡水视石门，余辞不能，则褰裳独往。久之出谓余曰：“门内方丈余，更有重门其中，若明若暗，若泉若洲。且重门上累累若有所属，殆龙蛇之属乎？”弟又前视泉中一物，长尺有咫，鳞甲皆具，余恐其真龙也，挽俱出。然弟犹惜不以火竟云。

前面一路写来，这里突然倒叙一段，波澜回环，为文章

生色不少。这段文字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更加幽邃 奇 异 的 境界。前面描写下洞“泉后岩最穹窿，稍左有门，方丈，厥中黯如”，但因作者“不能渡，泉亦不敢就视”，个中景象到底如何，不得而知。这段倒叙，为读者解除了悬念。原来石门之内别有洞天，沉泉之中另有异物。“重门上累累若有所属，殆龙蛇之属”的狐疑，“泉中一物，长尺有咫，鳞甲皆具，余恐其真龙”的惊惧，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心悸魄动的感觉。作者在这里不仅写了景和物，也还写了人。到这里我们才知道，与作者同游的除了僮仆外，还有其弟邱禾嘉。邱禾嘉字献之，举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乡试，好谈兵，崇祯元年（1628）授兵部职。其时山海关一带战事纒扰，清兵屡屡犯边。邱禾嘉力主抗敌，亲赴前线，指挥进退，功绩卓著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被拜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宁远一线，兼辖山海关诸处。此后，仍然屡有建树，但因与当朝官僚持论不合，遭疑忌诋诃，于是坚以疾请，诏命归田，未离京而卒。与其兄同游凭虚洞，一定是早年的事。在游览中，他身手矫健，英姿勃勃，时时活跃在作者前面，不依靠僮仆帮助，还数次代替僮仆帮助作者。到了下洞，他鼓动作者渡过沉泉探石门，作者辞以不能，他则毫不犹疑，褰裳独往，“门内方丈”等情况，都是他亲眼目睹、转告作者的。最后，作者因心怀疑惧，挽其出洞，他仍以不能火竟为惋惜。种种表现，已显露出邱禾嘉不避艰危、沉毅果敢的精神品格，这种精神品格通过与作者本人的鲜明对比而显得越加突出。这篇游记实在也是一篇刻画了人物形象和性格的作品。

接下去，作者写他们一行出洞“相与就壶觞”，小憩之后，豪兴未减，“因复从左山索之，复得一洞”，洞中巉岩之